

像之卷隨筆

■開明文學新刊■

緣緣堂隨筆

豐子愷著

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八年三月七版發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文明學新刊  
“綠緣堂隨筆”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豐子愷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華山東路貴陽打鐵街  
重慶西三街零陵五通街  
桂林環湖北路萬縣二馬路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三六二七號

## 目次

剪網	一
漸	五
立達五週紀念感想	一一
自然	一四
顏面	二〇
兒女	二六
閒居	三三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三六
天的文學	四三

東京某晚的事	四
樓板	四八
姓	五一
憶兒時	五四
華瞻的日記	六四
阿難	七一
晨夢	七五
藝術三昧	七九
綠	八二
大眼簿	八六
秋	九三

## 剪網

大娘舅白相了大世界回來。把兩包良鄉栗子在桌子上一放，躺在藤椅子裏，臉上現出歡樂的疲倦，搖搖頭說：

「上海地方白相真開心！京戲，新戲，影戲，大鼓，說書，變戲法，甚麼都有；喫茶，喫酒，喫菜，喫點心，由你自選；還有電梯，飛船，飛輪，跑冰……老虎，獅子，孔雀，大蛇……真是無奇不有！唉，白相真開心，但是一想起銅錢就不開心。上海地方用銅錢真容易！倘然白相不要銅錢，哈哈哈哈哈……」

我也陪他「哈哈哈哈哈……」

大娘舅的話真道理！「白相真開心，但是一想起銅錢就不開心。」這種情形我也常常經驗。我每逢坐船，乘車，買物，不想起錢的時候總覺得人生很有意義，對於製造者的

工人與提供者的商人很可感謝。但是一想起錢的一種交換條件，就減殺了一大半的趣味。教書也是如此：同一班青年或兒童一起研究，爲一班青年或兒童講一點學問，何等有意義，何等歡喜！但是聽到命令式的上課鈴與下課鈴，做到軍隊式的「點名」，想到商賈式的「薪水」，精神就不快起來，對於「上課」的一事就厭惡起來。這與大娘舅的白相大世界情形完全相同。所以我佩服大娘舅的話有道理，陪他一個「哈哈哈哈哈……」

原來「價錢」的一種東西，容易使人限制又減小事物的意義。譬如像大娘舅所說：「共和廳裏的一壺茶要兩角錢，看一看獅子要二十個銅板。」規定了事物的代價，這事物的意義就被限制，似乎喫共和廳裏的一壺茶等於喫兩隻角子，看獅子不外乎是看二十個銅板了。然而實際共和廳裏的茶對於飲者的我，與獅子對於看者的我，趣味決不止這樣簡單。所以倘用估價錢的眼光來看事物，所見的世間就只有錢的一種東西，而更無別的意義，於是一切事物的意義就被減小了。「價錢」就是使事物與錢發生關係。可知世間其他一切的「關係」都是足以妨礙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真意義的。故我們倘要

認識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真意義，就非撤去其對於世間的一切關係不可。

大娘舅一定能夠常常不想起銅錢而白相大世界，所以能這樣開心而讚美。然而他只是撤去「價錢」的一種關係而已。倘能常常不想起世間一切的關係而在這世界裏做人，其一生一定更多歡慰。對於世間的麥浪，不要想起是麵包的原料；對於盤中的橘子，不要想起是解渴的水菓；對於路上的乞丐，不要想起是討錢的窮人；對於目前的風景，不要想起是某鎮某村的郊野。倘能有這種看法，其人在世間就像大娘舅白相大世界一樣。能常常開心而讚美了。

我彷彿看見這世間有一個極大而極複雜的網。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結在這網中，所以我想把握某一種事物的時候，總要牽動無數的線，帶出無數的別的事物來，使得本物不能孤獨地明晰地顯現在我的眼前，因之永遠不能看見世界的真相。大娘舅在大世界裏，只將其與「錢」相結的一根線剪斷，已能得到滿足而歸來。所以我想找一把快剪刀，把這個網盡行剪破，然後來認識這世界的真相。



藝術，宗教，就是我想找來剪破這「世網」的剪刀罷！

## 漸

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騙人的手段，也莫如「漸」。在不知不覺之中，天真爛漫的孩子「漸漸」變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俠的青年「漸漸」變成冷酷的成人；血氣旺盛的成人「漸漸」變成頑固的老頭子。因為其變更是漸進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漸進，猶如從斜度極緩的長遠的山坡上走下來，使人不察其遞降的痕跡，不見其各階段的境界，而似乎覺得常在同樣的地位，恆久不變，又無時不有生的意趣與價值，於是人生就被確實肯定，而圓滑進行了。假使人生的進行不像山坡而像風琴的鍵板，由 $\text{C}$ 忽然移到 $\text{D}$ ，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變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離進行」地由 $\text{C}$ 忽然跳到 $\text{E}$ ，即如朝為青年而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驚訝，感慨，悲傷，或痛感人生的無常，而不樂為人了。

故可知人生是由「漸」維持的。這在女人恐怕尤爲必要：歌劇中，舞臺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將來火爐旁邊的老婆子這句話，驟聽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認，實則現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漸漸」變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變衰，也全靠這「漸」的助力。巨富的紈袴子弟因屢次破產而「漸漸」蕩盡其家產，變爲貧者；貧者只得做傭工，傭工往往變爲奴隸，奴隸容易變爲無賴，無賴與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兒……這樣的例，在小說中，在實際上，均多得很。因爲其變衰是延長爲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漸漸」地達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麼強烈的刺激。故雖到了飢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貪戀着目前的生的歡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變了乞丐或偷兒，這人一定憤不欲生了。

這真是大自然的神祕的原則，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陰陽潛移，春秋代序，以及物類的衰榮生殺。無不暗合於這法則。由萌芽的春「漸漸」變成綠陰的夏；由凋零的秋「漸漸」變成枯寂的冬。我們雖已經歷數十寒暑，但在圍爐擁衾的冬夜仍是難於想像飲冰

揮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間實在沒有顯著的痕跡可尋。晝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牕下看書，Page 上「漸漸」地黑起來，倘不斷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漸弱而漸漸加強，）幾乎永遠可以認識 Page 上的字跡，即不覺晝之已變爲夜。黎明憑牕，不瞬目地注視東天，也不辨自夜向晝的推移的痕跡。兒女漸漸長大起來，在朝夕相見的父母全不覺得，難得見面的遠親就相見不相識了。往年除夕，我們曾在紅蠟燭底下守候水仙花的開放，真是癡態！倘水仙花果真當面開放給我們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則的破壞，宇宙的根本的搖動，世界人類的末日臨到了！

「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極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爲恆久不變。這真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詭計！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農夫每天早晨抱了犢而跳過一溝，到田裏去工作，夕暮又抱了牠跳過溝回家。每日如此，未嘗間斷。過了一年，犢已漸大，漸重，差不多變成大牛，但農夫全不覺得，仍是抱了牠

跳溝。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這牛而跳溝了。造物的騙人，使人留連於其每日每時的生的歡喜而不覺其變遷與辛苦，就是用這個方法的。人們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溝，不准停止。自己誤以為是不變的，其實每日在增加其苦勞！

我覺得時辰鐘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徵了。時辰鐘的針，平常一看總覺得是「不動」的，其實人造物中最常動的無過於時辰鐘的針了。日常生活中的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覺得是我，似乎這「我」永遠不變，實則與時辰鐘的針一樣地無常！一息尚存，總覺得我仍是我，我沒有變，還是留連着我的生，可憐受盡「漸」的欺騙！

「漸」的本質是「時間」。時間我覺得比空間更爲不可思議，猶之時間藝術的音樂比空間藝術的繪畫更爲神祕。因爲空間姑且不追究牠如何廣大或無限，我們總可以把握其一端，認定其一點。時間則全然無從把握，不可挽留，只有過去與未來在渺茫之中不絕地相追逐而已。性質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議，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爲一般人對於時間的悟性，似乎只夠支配搭船，乘車的短時間；對於百年的長期間的壽命，他們不

能勝任往往迷於局部而不能顧及全體試看乘火車的旅客中常有明達的人有的寧犧牲暫時的安樂而讓其坐位於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暫時的美譽）有的見衆人爭先下車而退在後面，或高呼「勿要軋，總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會」或「世界」的大火車的「人生」的長期的旅客中，就少有這樣的明達之人。所以我覺得百年的壽命，定得太長。像現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們搭船乘車的期間的壽命，也許在人類社會上可減少許多兇險殘慘的爭鬪，而與火車中一樣地謙讓，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類中也有幾個能勝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壽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們能不爲「漸」所迷，不爲造物所欺，而收縮無限的時間並空間於方寸的心中。試聽

Blake 的歌：

一粒沙裏看出世界，

一朵野花裏見天國，

在你掌裏盛住無限，  
一時間裏便是永劫。

(周作人先生譯)

## 立達五週紀念感想

立達五週年紀念了。在五週年紀念的時節，我便想起五年前立達誕生的光景。

現在全學園中，眼見立達誕生的人，已經很少。據我算來，只有匡先生，陶先生，練先生，我和校工郭志邦五個人。下面的舊話，可在我們五個人的心中喚起同樣的感興。

一九二四年的嚴冬，我們幾個飄泊者在上海老靶子路租了兩幢房子，掛起「立達中學」的招牌來。那時我日裏在西門的另一個學校中做教師，喫過夜飯，就搭上五路電車，到老靶子路的兩幢房子裏來幫辦籌備的工作。那時我們只有二三張板桌，和幾隻長檯，點一盞火油燈。我歡喜喝酒，每天晚上一到立達，袋中摸出兩隻角子來，託「茶房」（就是郭志邦君，我們只有唯一的校工，故不稱他郭志邦，而用「茶房」這個普通名詞稱呼他）去打黃酒。一面喝酒，一面商談。喫完了酒，「茶房」燒些麵給我們當夜飯喫。半夜模



樣，我再搭了五路電車回到我的寄食處去睡覺。——這樣的日月，度送了約有三四個禮拜。正是這幾天的天氣。

不久我們爲了房租太貴，雇了一輛榻車，把全校遷到了小西門黃家闕的一所舊房子內，就開學了。在那裏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舊得多。樓下喫飯的時候，常有灰塵或水漬從樓板上落在菜碗裏。亭子間下面的竈間，是匡先生的辦公處兼臥室。教室與走路沒有間隔，陶先生去買了幾條白布來掛上，當作板壁……在那房子裏上了半年課，遷居到江灣的自建的校舍——就是現在的立達學園——中，於茲四年半了。

講起這種舊話，現在只有我們五個人心中有具象的回憶。我們五個人，對於立達這五歲的孩子，彷彿是接生的產婆。這孩子的長育，雖然全靠後來的許多乳母的功勞，但僅在這五週年紀念的一天，回想他的誕生的時候，我們五個人臉上似乎有些風光。

但講到風光，五人中我最慚愧了。我看他誕生以後，五年之中，實在沒有好好地撫育他，近來更是疏遠。匡先生，陶先生，練先生，對他的操心比我深厚得多；然而三位先生還不